

《史记》对朝鲜王朝政治文化的影响

——以《史记英选》之编选与刊印为中心

孙卫国 张光宇

摘要:司马迁《史记》对朝鲜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英选》是朝鲜国王正祖御定编校的一部《史记》选集。正祖酷爱史籍,对《史记》评价极高,晚年指令群臣编印《史记英选》,并亲自参与编选、校注,使之逐步完善。《史记英选》备受重视,君臣广泛研读,深入讨论,深化了《史记》在朝鲜的政治与文化影响。

关键词:朝鲜王朝;《史记》;《史记英选》;中朝史学交流

中图分类号:K31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4)01-0084-12

司马迁《史记》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历史上一直被奉为经典,三国时期、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皆重视对《史记》的学习。朝鲜王朝进一步弘扬这个传统,《史记》既是朝鲜儒士喜读的史学著作,也是其科举的重要内容和世子侍讲、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史书,在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①《史记》又是朝鲜纪传体史书效法的对象,朝鲜两部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与《高丽史》皆是模仿《史记》而编成的。同时,朝鲜还从《史记》中编选了许多著作,以朝鲜国王正祖御定的《史记英选》^②就是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部。此书虽为史抄之书,但出自朝鲜国王正祖御定,长期为其政治宣教所用,此后更被奉为经典,指令群臣朗读背诵,充分体现了此书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史记》对朝鲜的深远影响。

《史记英选》已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被收入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一辑和《朝鲜汉籍编》之“史抄史选类”第二册中,《文库》所附《提要》介绍此书:“《史记英选》八卷,

作者简介: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光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30007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朝)古代史学交流与比较研究”(13BZS008)、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传播协同创新中心2013年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孙卫国:《〈史记〉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

② 韩国学者对《史记英选》的研究有:김소희:《『사기영선』의 편찬과 간행에 관한 연구》,《書志學報》2012年第40号,主要是对《史记英选》各版本内容异同的对比;사마 천:《『사기 영선』-정조 대왕이 가려 뽑은 사기의 백미》,일빛出版社,2012年。

朝鲜佚名编。每半页十行十八字。白口。双鱼尾。四周单边。朝鲜正祖二十年(清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朝鲜国王敕令编定,韩国奎章阁藏高丽手抄本。封面题‘内阁活印’。当为史部,然奉朝鲜国王之命重新编撰,故而以韩国编者为主,入集部。此书前六册为《史记》摘选本,后两册为《汉书》摘选本。史书用作朝鲜学习汉文之范本,乃是无注版白本。”^①《提要》对这本书的介绍非常重要,但不能不说《提要》所言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故而本文拟就《史记英选》之编者、编印过程、版本及该书在朝鲜的影响,略作探讨,或可略补《提要》之不当;透过对此书的研究,进而深入了解中朝古代史学交流的特点,并从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经验,以就教于海内外史学方家。

一、正祖对《史记》的重视与《史记英选》编选之意图

朝鲜国王正祖(1776-1800在位)是朝鲜王朝(1392-1910)第22位国王,原名李祘,乃朝鲜英祖(1694-1776在位)之孙,其父庄献世子因卷入党争而被处死。在位期间,他削弱两班贵族势力、荡平党争、强化王权;打破身份限制,重用“北学派”士人,是朝鲜王朝后期颇有作为的君主,也是朝鲜王朝最为勤勉好学的国王之一。他酷爱读书、笔耕不辍,在位期间设立奎章阁,大量编印书籍,^②《史记英选》就是这些书籍中的一例。因而,此书由朝鲜正祖国王御定,编者并非佚名。

正祖酷爱读书,在朝鲜史上实属罕见。正祖曾说:“予于三余,辄课一帙之书,岁以为常……记昔幼少时,读完一帙,慈宫辄设小饌以识喜……今日以有事辄闻之义,告慈宫以《春秋》之完读。慈宫视小子若幼少时,略备酒饼如村样,遂与监印悬读诸人共尝之。”^③正祖幼年时,母亲惠嫔洪氏就培养他读书的习惯。正祖一生博览群书,昼夜苦读,蔡济恭对正祖的好学赞叹不已:“惟我圣上好学之诚,实由天得。千乘非其乐也,所乐惟圣经贤传……夜辄朗读群书,更鼓不四五下不寝也。”^④在正祖所读书中,《史记》是他最喜爱的史书之一。

正祖把《史记》看成是帝王之学的必备功课,认为“幼冲之时”,就应该学习:“帝王之学,当以经、传为主,而《史记》又是急先熟读者。盖圣帝明王治法政谟,名臣硕辅鸿功伟烈,不可不于幼冲之时习而知之。”^⑤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为世孙之时,就开始研读《史记》,几乎读完,他自言:“予在春邸时,几乎尽讲(《史记》)。”^⑥他读书认真,喜作读书笔记,当时有《两京手圈》,是有关“前三史”的读书笔记,其中不乏

① 《史记英选》之《提要》,见《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1辑第2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

② [朝鲜王朝]正祖御撰《弘斋全书》(《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2~26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1年)卷179~184《群书标记》载录,共有“御定”、“命撰”书籍155部,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亦有不少书籍乃正祖御撰,如《宋史笺》等。其中有关中国文献的书籍,参见赵睿才:《朝鲜李朝正宗李祘所纂中国文献类考》,《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6期。

③ [朝鲜王朝]正祖:《弘斋全书》卷7《春秋》完读日,慈宫设饌识喜,谕示诸臣并小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2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1年,第119页。

④ [朝鲜王朝]蔡济恭:《樊岩先生集》卷56《御定两京手圈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36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0年,第543页。

⑤ [朝鲜王朝]正祖:《弘斋全书》卷165《日得录·文学》(五),《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1年,第229页。

⑥ 《承政院日记》,正祖元年二月一日。据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承政院日记》检索系统:<http://sjw.history.go.kr/main/main.jsp>。下引《承政院日记》均出自该系统。

《史记》的读书心得。

《史记》自魏晋以来有许多注补、评论之书,明万历年间凌稚隆编辑历代的各种注释与评论,汇成《史记评林》一书,全书130卷,十分有利于《史记》的阅读理解。此书也传到了朝鲜半岛,英祖时,即以《史记评林》本作为经筵讲读的重要内容。正祖即位当年(1776),命李在学讲读《史记评林·黄帝本纪》^①,当时考虑到《史记》篇幅太大,即萌发要从《史记》中节选一些篇章,另成一书的想法。他说:“《史记》不可尽读……似有誊录,考见后抄出悬吐。”^②所谓“悬吐”,是古代朝鲜人大声朗读汉文著作的一种方法,因为他们并不懂汉字的读音,用朝鲜的音对应汉字的读法,在每个字下面标上读音。“悬吐”有利于理解,有利于背诵。可见,正祖希望精读《史记》的重要篇章,让群臣人人朗读背诵。这个想法萌生甚久,到了正祖二十年(1796),他指令群臣编印《史记英选》,收录《史记》中20余篇,作为朝臣宣讲《史记》的重要选本。正祖临终前,还打算编印《史记手圈》,以传教后人。

正祖对《史记》有许多独到见解,不仅认为其包含帝王之学,还对《史记》的语言文字、纪传体裁、与《春秋》等经书的关系,皆有深入的论断。他曾论道:

子长之文,灏灏噩噩。如神禹之行水、淮阴之用兵,不可羈以常法。然气格之抑扬顿挫,精采之起伏照应,如珠走盘,如规周旋,自有一部铺叙。欧阳子述扬子云之言曰:断木为棊,剡革为鞠,莫不有法,而况于文乎!今以网罗数千载之书,独选其二十余篇,可谓太约。然亦取其法之至者,为学者师则也。

予尝谓荀、扬之文,《易》之变也;屈、宋之《骚》,《诗》之变也;子长之《史》,又以麟经之系月编年,而变为纪传也。《帝纪》仿于《典谟》;《书》、《表》仿于《禹贡》、《周官》;《列传》会通于《国语》、《国策》。网罗今古,驰骋幻化。摹画之文,必如物物之各殊形色;铺叙之文,必如人人之各异气象。庄生以虚饰理,而子长取其虚以实;左氏以实论事,而子长取其实以虚。百有三十篇,去一不备。茅坤所谓读《货殖传》,即欲求富;读《任侠传》,即欲轻生;读《李广传》,即欲立鬪;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者。真善评也。若夫本纪之首黄帝、进项羽,世家之首泰伯、进陈涉,先儒谓之善学《春秋》,不为过奖。读者当以五十万言,比类而参互,以观其奇而不诡,直而无隐之法。如以诵习数十余篇,稍窥作者规模,谓足以小成,则非予由博反约之意也。^③

这段史料,反映了正祖对《史记》的评价十分全面。

首先,从文学手法上,正祖肯定《史记》之文精妙绝伦。认为《史记》的文辞,“如神禹之行水、淮阴之用兵”,不拘常法。其“气格之抑扬顿挫,精采之起伏照应,如珠走盘,如规周旋,自有一部铺叙”,以至于从这部“数千载之书”中取其二十余篇,以为学者之“师则”。他希望朝鲜文人学习《史记》的文风,《史记英选》更应该是诸臣效仿的榜样。

其次,称颂《史记》体例上的贡献,认为纪传体是变《春秋》、仿《国语》而成。他指出本纪、世家、书、表、列传虽都是模仿前人,如“《帝纪》仿于《典谟》;《书》、《表》仿于《禹贡》、《周官》;《列传》会通于《国语》、《国

① 《承政院日记》,正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② 《承政院日记》,正祖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③ [朝鲜王朝]正祖:《弘斋全书》卷56《示〈史记英选〉监印诸人》,《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3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1年,第361页。

策》”,但是司马迁撰文,虚实得体,130篇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在善学前人的基础上,多有发挥。他在《两京手圈》中提到:“予读太史公而选之,始知纪传之体,仿于左氏之《国语》也。左氏以国而类,太史公以人而类,类以汇分,《易》之原也。故夫子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即各从其类也,予于此又知《易》理之无处不寓也,以其选之也。”^①他说《史记》乃“《易》之原”,又仿《国语》,即认为《史记》是出经入史之书。

第三,借用明人茅坤的说法,对《史记》之《货殖传》、《任侠传》等列传皆给予极高评价,称颂茅坤“真善评也”。可见,正祖对《史记》相当精熟。

第四,肯定《史记》“善学《春秋》”者,认为《史记》对人物归类,颇有深意。即如进项羽为本纪、陈涉为世家,这本是历代后人诟病之处,正祖反而予以赞扬,称颂其体现了《春秋》之褒贬笔法。最后,总结《史记》虽“五十万言”,但做到了“类而参互”、“奇而不诡”、“直而无隐”,体现了他对《史记》的深刻认识。

此外,正祖还对“史汉”优劣阐明了看法。有一次与重臣蔡济恭讨论《史记》、《汉书》时,正祖说:“《史记》则多用不紧字,班固之为《汉书》者,欲变马史之不紧字句,而后世之文,皆源于《汉书》,是可欠也。”正祖对班固改变《史记》的文字风格,提出批评,对班固将孟子列为第二等也表示不同意见:“班固之为九等年表,敢为容喙论断,而置孟子于第二等者,渠欲免罪于后来之人故也。”^②可见,他喜好《史记》而批评《汉书》。

正祖常从《史记》中联系朝鲜政局。《史记》是他治国理政之指导与准则。正祖曾论道:“读管、蔡事,尝伤痛周公之心事,岂意予之身亲当之耶?”^③在为世孙时和即位初年,正祖曾屡遭敌对势力谋害,敌对成员中不乏王室宗亲。而对如何处置这些“乱臣贼子”,正祖觉得如同当时周公不忍杀掉管叔、蔡叔,他也不忍处死这些叛臣。随后副司果南鹤闻因之上疏,引用《史记》中吴王刘濞反叛之例,敦促正祖对这些“乱臣贼子”应予严惩,不可心慈手软。^④这说明《史记》并非只限于其欣赏阅读,而常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正祖是朝鲜后期的贤君明主,在政治上荡平党争,打击勋戚干政;用人上打破“庶孽禁锢”,广纳贤才;经济上促进商业自由,废除“禁乱廛权”。他在推行相关政策措施时,往往能从《史记》中找到史实依据。因之,正祖御制《史记英选》也重点选取了这些篇目,如《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吴王濞传》,暗示着复杂的君臣关系和正祖曾遇到的诸多反叛势力的威胁;《魏其武安列传》、《霍光传》,则体现了对权臣外戚的警惕;《孟尝君传》、《平原君传》、《信陵君传》中三位公子,皆是能得贤士之人,表明了他的人才政策;《货殖列传》之选取与正祖重视经济生产,促进商业发展不无关系。由此便可推知,正祖御定《史记英选》并令群臣熟读背诵,乃想更好地维系王权和传达他的政治理念,用意深远。

总之,《史记英选》之编选集中体现了正祖对《史记》政治意义与学术地位的认可,也是他试图借此书传达其政治理念、治国理政的思想。由此可见《史记英选》在当时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① [朝鲜王朝]正祖:《弘斋全书》卷181《群书标记·御定两京手圈》,《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1年,第527页。

②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三月五日。

③ 《承政院日记》,正祖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④ 《承政院日记》,正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

二、正祖君臣对《史记英选》之编校

正祖二十年(1796),《史记英选》编成刊行。此书尽管篇幅不大,但是正祖与几位重臣多年精选而成的。此书虽为正祖“御定”,具体编校事务则由几位大臣负责,其中丁若镛、蔡济恭、李晚秀、李在学、李翼晋、朴齐家等最为重要。

丁若镛(1762-1836),字美镛,号茶山。朝鲜后期实学巨匠,学识渊博,通达古今,尤好经世致用之学。正祖十三年(1789)进士,历任翰林修撰、左副承旨、兵曹参知、刑曹参议等职。丁若镛系正祖重臣,曾不同程度参与正祖命编的诸多书籍。对于《史记英选》,他在1796年先后参与校正、议定书名。他在《题洗书帖》中曰:“《史记英选》,丙辰(1796)冬,臣若镛直宿瀛府,承命校正。又承命议定书名于蔡文肃公。”^①蔡文肃公即蔡济恭(1720-1799),字伯规,号樊岩。英祖十九年(1743)庭试文科及第,曾任都承旨、大司宪等职,当时为世孙讲读经史,是正祖之老师。正祖即位后,深得信任,为正祖颇为倚重的心腹重臣,历任兵曹判书、奎章阁提学、水原留守、左议政等要职,多次出使燕京(北京)。他也参与了《史记英选》编校之事,其《〈御定两京手圈〉跋》云:“以臣尝承命周旋于《史记英选》之役,特赐云汉宸什,使之发挥《两京手圈》。”^②

还有不少官员也参与此事。丁若镛《自撰墓志铭》中回忆道:“至冬(1796),召镛入奎瀛府,与李晚秀、李在学、李翼晋、朴齐家等校《史记英选》,数赐对,议定书名。日赐珍膳奇味以饫之,又数赐米、柴、炭、雉、鲈、柿、橘之属及奇香珍物。”^③正祖对此事十分关心,尽管所编之书不少,但是很少像编《史记英选》一样如此厚待诸臣,以至于丁若镛在《自撰墓志铭》中不厌其详地将此事经过叙述出来。

李晚秀(1752-1820),字成仲,号履园、履翁、书巢主人。出身官宦之家,英祖五十年(1774)进士及第,正祖初年任翊卫司侍直、户曹、工曹左郎等职;正祖十二年(1788)参加殿试,任记注官、承旨,参与《朱书百选》的校对。后任奎章阁直提学、成均馆大司成、工曹判书、水原留守等职。李在学(1745-1806),字圣中,号芝浦,本贯龙仁,精通汉学,文字华美。英祖四十六年(1770)文科及第,任修撰和教理。1776年任侍读官书讲,提出打破两班专权,提倡改革官制的意见。正祖四年(1780)任大司谏、履任各曹参议和参判,帮助正祖加强王权。1793年曾为冬至兼谢恩副使赴燕京(北京),1795年任刑曹判书。李翼晋(1747-1819),字稗明,本贯全州。英祖四十九年(1773)进士;正祖六年(1782)殿试丙科及第,任承文院正言;1784年任持平,曾因进言冒犯正祖被流放。朴齐家(1750-1805),字在先、修其、次修,号楚亭、贞蕤等,有文集《贞蕤阁集》。他是正祖代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文武双全,与朴趾源、李德懋、李书九多有交游。曾出使燕京(北京),与清代纪昀等诸多文人交往深厚,著有《北学议》。他与丁若镛、李德懋等参与正祖命撰多部书籍的编撰工作。这几位皆是当时的饱学之士,是为正祖编选《史记英选》的得力功臣。

① [朝鲜王朝]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1集《诗文集》卷14《题洗书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8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2年,第312页。

② [朝鲜王朝]蔡济恭:《樊岩先生集》卷56《〈御定两京手圈〉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36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0年,第543页。

③ [朝鲜王朝]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1集《诗文集》卷16《自撰墓志铭》,《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8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2年,第339页。

《史记英选》编成即将刊出时,正祖赐书名为《御定史记英选》,6卷3册,即为“丙辰内阁活印本”。朝鲜王朝通用活字印刷,自太宗三年(1403)起在宫中设铸字所,开始铸字并印刷相关书籍;世宗、文宗、世祖、成宗诸朝又都扩大了铜活字的铸字活动:“世宗朝,有庚子字、甲寅字;文宗朝,有壬申字;世祖朝,有乙亥字、乙酉字;成宗朝,有辛卯字、癸酉字。”^①至正祖时代,由于大量编印书籍,对铸字又有了极大需求,正祖于内阁设铸字所并多次下令铸字:

予以春邸,令校书馆,以世宗朝甲寅字为本,铸十五万字,即经书正文印本也。即阼元年丁酉,命关西伯,复以甲寅字为本,加铸十五万字,藏于内阁,即《八子百选》及新印《经书大全》印本也。甲寅,亲选朱子书百篇,将以内阁所藏铸字印颁,命葺昌庆宫之旧弘文馆,移储铸字。乙卯春,陪慈驾还自奉寿之筵,将编《整理仪轨》,以设印役,铸铜字三十万,谓之整理字。先印《志喜》赓《载轴》及前后赓载之诗,又下《御定奎章全韵》雕印,藏其板。今年,又以丁酉字,印颁《御定史记英选》。凡有御定书刊印、活印之役必于此为之。^②

可知,《史记英选》“丙辰活印本”即用当时新铸的“丁酉字”活印。《史记英选》初刊,正祖命将其藏于奎章阁及各地史库,而且令地方翻刻:“《御定史记英选》内入及宙合楼所藏件外,太白山城、五台山城、赤裳山城、春秋馆、内阁、外阁、奎章阁、玉堂春坊、成均馆各藏一件。”颁赐诸臣后,又“其余藏于西库,又以三件分送岭南、湖南、关西,翻刻印进之意分付”。^③

虽然经过了刊印、贮藏和颁赐过程,但由于编校较为仓促,不久,正祖发现该书“欠敬多端”,颇为不满:“印书之事,非戏剧之事,而今番《史记英选》印出时,不能精察,极为骇然矣。”于是,发教文曰:

印书之法至严,观于《经国大典》,可知矣。一字一划之差舛,似无甚关系,而一划之谬,其罪如彼,一字之错,其律至重者,所以重文献、尊书籍也。名以“御定”,事体尤为自别,且遵铸字所故事,近置监印所,使之印进御定诸书,则今番印出《史选》,昨始见之,不能精察,而欠敬多端。监印阁臣直提学李晚秀、监印文臣李翼晋、丁若鏞,一并为先罢职。此虽微事,其在慎赏之义,不可以不当施之赏典,施之于必可罪之人,所授马帖虎皮,并令还收,检书官等承传勿施。仍令外阁提举,严治首工,以尊事体,以惩日后。^④

如前所述,正祖曾厚待该书编辑诸臣,但该书排印时,校对不精,出现许多谬误,正祖非常不满,指令罢免监印阁臣李晚秀和李翼晋、丁若鏞,要他们承担责任,赏罚分明。正祖二十一年(1797)三月,正祖又发现有不妥处,与左议政蔡济恭商讨此事:“《史记英选》改定事,卿以为何如?其中一句看来,不觉瞿然,不可不改定矣。”^⑤他对《史记英选》的要求甚高,有一点错谬之处,都要求改正。初刊本舛误甚多,修正之后,于次年(1797)再刊,改正了许多谬误,刊出一个较为完善的版本。

初版《史记英选》之所以被正祖视为“欠敬多端”,主要是因为“悬吐”不够精准。“悬吐”即为对具体字音的校正,通过明确字音而弄懂字义,因为读音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于文字与文本的理解。在多次

① 《朝鲜正祖实录》卷45,正祖二十年十二月丙戌,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编刊,1953~1961年,第46册,第684页。

② 《朝鲜正祖实录》卷45,正祖二十年十二月丙戌,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编刊,1953~1961年,第46册,第684页。

③ 《内阁日历》,正祖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据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检索系统。

④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⑤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编校过程中,“悬吐”工作一直是诸臣们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因为正祖要求“悬吐”准确,不得有偏差,但是“悬吐”并无严格的依从标准,难免见仁见智,这也是容易出现偏差的根源。正祖勤奋好学,很有读书心得,他非常重视“悬吐”,曾对诸臣谈及读书方法:“予则看不如读,读一遍则觉一日需用之效,读二遍则且为十日需用之资,便读百遍,可至于一二年矣,故近则每书皆以读为准矣。”^①他主张读书,要朗朗上口,读之出声。正祖认为看不如读,正因为重视读,所以他对于“悬吐”校注之事十分看重。此外,“悬吐”也有助于让士人皆能读熟背诵《史记英选》。所以他自始至终十分关注《史记英选》的“悬吐之役”,并多次指令大臣重视此事,精益求精,不得有丝毫错谬。

正祖二十一年(1797)正月,正祖召见诸大臣,问及左副承旨韩晚裕曰:“今下《史记英选》悬吐,本多有未恰好处,详细考阅,如有可改处,付签以入,待还下移悬,可也。院中别无举行之事,每日厅坐后,即来铸字所,专意考阅,可也。”^②因有鉴于前任监印官不够负责任,故而正祖特指令他每日去铸字所,“专意考阅”,并在可改处做好“悬吐”。第二天,正祖再次召见他,复问《史记英选》“悬吐”之事:“‘《史记英选》吐音考准之役,将以几日而了工耶?’(韩)晚裕曰:‘一卷将至二三日之役矣’,上曰:‘详审考准,可也。’”^③三月五日,正祖在读《史记英选》时对蔡济恭说:“昨日予读《史记英选》,止于《信陵传》。而初学则必详细悬吐,然后想了然矣。”^④十八日,他又指令:“《乡礼篇》编校与《史记英选》悬吐之役,当及今速讫,须各日日仕进于铸字所,着意为之,可也。”^⑤可见,正祖对《史记英选》的“悬吐”关怀备至,细致入微。

正祖虽然对此事多加督促,三令五申要求诸臣做好,但诸臣因为受到申斥,不敢造次,小心谨慎,因而进度很慢。三月二十七日,正祖召见右承旨李晚秀等人,指令:“《史记英选》悬吐,诸文臣,依此分排为之可也。”并因李晚秀说“以夜禁之故,未得见小报矣”,对传教旨不力表示不悦,指令李晚秀与行左副承旨洪仁浩对《史记英选》“悬吐”之事“相议为之”。^⑥到了六月,参与此事的沈象奎对正祖说:“《史记英选》悬注,既承下教,而近因他务之相妨,尚未下手,须更有一二人与之相议,然后可以速完矣。”所谓“悬注”,是在字的旁边将“悬吐”之音,清楚注明。因缺少人手,正祖即复命李翼晋与丁若镛参与,同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右副承旨(李翼晋)与丁若镛,既已与闻于印役,今番悬注,亦令同为,而取舍之际,务极精详可也。”^⑦丁若镛在《自撰墓志铭》中提及此事:“丁巳(1797)冬,臣在谷山府,又承命注释,前后蒙赐凡四帙。”^⑧九月,正祖还三番五次地要求此书的悬吐一定要精准,该工作似进入尾声:“《史记英选》,分给今日待令诸文臣,使之悬吐后,承旨与之精准以入,可也。”^⑨

正祖为一国之贤君,政事繁忙,却对《史记英选》一部史抄之书期望甚高,对该书多次编校、刊印,尤其是对“悬吐之役”极其重视,屡次催促,赏罚分明。在正祖的密切关注和蔡济恭、丁若镛、李晚秀等近臣

①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②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日。

③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

④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三月五日。

⑤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⑥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⑦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⑧ [朝鲜王朝]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1集《诗文集》卷14《题洗书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81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2年,第312页。

⑨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的多方努力下,该书也终得以完善。此书的编校过程也进一步折射出《史记英选》在朝鲜的重要地位。

三、《史记英选》之版本与内容

正祖二十年(1796),《史记英选》首次于内阁刊印,后又多次刊印,流传较广,中国也有收藏。^①韩国多个版本存世,现以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所藏诸版本的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表1 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史记英选》版本情况表^②

序号	刊行年	印本	卷册数	印记	其他
①	1796	木版本	6卷3册	集玉斋、起圣、辛卯司马、李兴珪印、菟隐、坐韩、韩山李兴珪起圣之章	内题纸:御定史记英选丙辰内阁活印
②	1796	丁酉字	8卷4册	万机余暇、弘斋、万川明月主人翁	同上
③	1797	丁酉字	6卷3册		同上;刊记:丁巳五月岭南新刊(岭南岭南复刻本)
④	1796	丁酉字	6卷3册	奎章之宝、弘文馆、方鍾铉印、归乐窝	同③;藏书记:太白山城,五台山城
⑤	不详	丁酉字	8卷5册	帝室图书之章	

由上表可知:其一,现存的《史记英选》版本多为1796年以“丁酉字”铜活字刊印本,且内题纸上多有“御定史记英选正祖丙辰内阁活印本”字样。其二,多数版本上印章丰富、流传较广,其中②是正祖国王自藏本,“弘斋”是正祖之号,“万机余暇”也指国王,而原来奎章阁之藏本亦存,亦有来自地方史库(如太白山城与五台山城藏本)和地方翻印(岭南岭南复刻本)的。其三,此书版本不同,卷、册数亦异。大体上有6卷3册本(①③④)、8卷4册本(②)、8卷5册本(⑤)三种不同版本。卷册数的相异缘于内容的不同,现将主版本列表比较如下:

表2 《史记英选》三种版本内容对照表

卷次	6卷3册本	8卷4册本	8卷5册本
卷1-5	卷1《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卷2《伯夷传》《管仲晏婴传》《伍子胥传》《苏秦传》《孟尝君传》《平原君传》;卷3《信陵君传》《范雎传》《乐毅传》《屈原传》《张耳陈余传》;卷4《淮阴侯传》《酈生陆贾传》《袁盎传》《吴王濞传》;卷5《魏其侯武安侯灌夫传》《汲黯传》《李将军传》《刺客传》《游侠传》	与前者相同	与前者相同
卷6	《滑稽传》《货殖传》《太史公自序》	《滑稽传》《货殖传》《匈奴传》	《滑稽传》《货殖传》《太史公自序》
卷7	无	《太史公自序》《苏武传》《李陵传》《霍光传》《夏侯胜传》	《苏武传》《李陵传》《匈奴传》《霍光传》《夏侯胜传》
卷8	无	《魏相丙吉传》《萧望之传》《赵充国传》《梅福传》	《魏相丙吉传》《萧望之传》《赵充国传》《梅福传》

① 中国对该书的收藏情况,参见黄建国、金初升:《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② 据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所检索系统相关内容整理,参见<http://kyujanggak.snu.ac.kr/index.jsp>。

可见,《史记英选》6卷3册本所选26篇均摘录自《史记》;而8卷本的前6卷选自《史记》,后2卷则摘自《汉书》的列传,其中8卷4册本篇目安排有明显不合理之处,即把《史记·太史公自序》放入了卷7中,与所抄《汉书》诸列传并为一卷;8卷5册本与之相比则更为合理,前3册内容与6卷本完全相同,均来自于《史记》,多出的2册2卷为摘录《汉书》的内容(《匈奴传》在《史记》与《汉书》中均有)。

正祖御制文集《弘斋全书》之《群书标记·御定三》中记录此书为:“本纪一、世家二、列传二十二,并《太史公自序》,分为六卷”^①,这与6卷3册本内容一致,即为“丙辰内阁活字本”。关于8卷本的刊印细节,《朝鲜王朝正祖实录》中未见有直接史料加以说明,但在正祖文集等史料中能找到线索。

第一,正祖文集《弘斋全书》之《日得录》(四)有云:“《史记英选》下段,抄附《汉书》诸传。筵臣以不录《赵皇后传》为可惜言者,教曰:‘此传尽是绝作,而中间事实,多有不好处。文体艳冶纤巧,启后来小说家程路,此传之特为删拔,亦寓好恶取舍之义。’”^②该段是正祖二十年(1796)原任直阁臣南公辙所记。可知,正祖在经筵之时与群臣讨论此书内容时,已明确此书会补入抄录《汉书》的部分,故推测8卷本《史记英选》应为补入之后的完整版。

第二,8卷5册本字迹清晰、板式大方,且行文中常有对某些字音的悬注。可见,这是在正祖督促下,完成“悬吐”之后的再刊本。

第三,在《史记英选》初刊之时(1796)也刊出了《汉书列传选》1册,该书目录为:《苏武传》、《李陵传》、《匈奴传》、《霍光传》、《夏侯胜传》、《魏相丙吉传》、《萧望之传》、《赵充国传》、《梅福传》。后来重刊《史记英选》时,就将此书附于其后,作为第7、8卷,这样就有了8卷本的《史记英选》。在“悬吐”完成之后第三次重刊,有将相关篇章次序予以调整,将《匈奴传》由卷6调到卷7,将《太史公自序》由卷7调至卷6,二者对换位置,使之更为合理些。

下面以最后编定的8卷5册本为例,分析《史记英选》的特点:

第一,《史记英选》所选内容均抄自《史记》,而以《汉书列传选》作为附录。其中第1-3册卷1至卷6,摘自《史记》;第4-5册(卷7-8)摘自《汉书》。有本纪一、世家二、列传二十二和《太史公自序》来源于《史记》;九篇列传选自《汉书》。

第二,第4册开篇有“以下《汉书》”字样,第4-5册的内容,均抄录在《史记》中出现,而在《汉书》中才得以进入列传的人物事迹(《匈奴传》除外)。也就是说,《史记英选》的下半段虽然摘自《汉书》,但也与《史记》密切相关,是《史记》的延伸。

第三,《史记英选》在抄录《史记》时,部分篇名作了改变,但内容无异。如《管仲晏婴传》即《管晏列传》(前者为《史记英选》之篇名,下同)、《平原君传》即《平原君虞卿列传》、《信陵君传》即《魏公子列传》、《魏其侯武安侯灌夫传》即《魏其侯武安侯列传》。

第四,《史记英选》对已选的《史记》、《汉书》的具体篇目,又作进一步取舍。第一种类型从篇名可见,由于《史记》、《汉书》人物多设合传,《史记英选》则为选取其中的某一人物,从表3中可知:

① [朝鲜王朝]正祖:《弘斋全书》卷181,《群书标记·史记英选》,《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1年,第520页。

② [朝鲜王朝]正祖:《弘斋全书》卷164,《日得录·文学》(四),《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2001年,第206页。

表3 《史记英选》部分篇目与《史记》、《汉书》篇目之关系表

《史记英选》篇目	与《史记》、《汉书》相关篇目的关系
《范睢传》	摘自《史记》之《范睢蔡泽列传》
《屈原传》	摘自《史记》之《屈原贾生列传》
《袁盎传》	摘自《史记》之《袁盎晁错列传》
《汲黯传》	摘自《史记》之《汲黯列传》
《苏武传》、《李陵传》	摘自《汉书》之《李广苏建传》
《霍光传》	摘自《汉书》之《霍光金日磾传》
《夏侯胜传》	摘自《汉书》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赵充国传》	摘自《汉书》之《赵充国辛庆忌传》
《梅福传》	摘自《汉书》之《杨胡朱梅云传》

第二种类型是针对《史记》中的部分人物类传,在原篇名后注明所选的篇章之人物。如《游侠传》选取鲁朱家、剧孟、郭解三人;《刺客传》选取聂政、荆轲二人;《滑稽传》选取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

第五,在内容上,除了上面提到的对篇目的取舍以外,绝大部分都对《史记》、《汉书》进行了原文抄录,但也有删节的情况,如《太史公自序》中删去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该句以下的内容(所删内容为司马迁对《史记》结构的概述),直接该篇尾句“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另外,《匈奴传》中还删去了冒顿以鸣镝射杀其父的情节,即删去了“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还删去了另一处“闻冒顿杀父自立”一句。^①

第六,对于原《史记》、《汉书》中为人物合传的列传,《史记英选》却只选取其中一个人物的情况,在论赞的处理上,则按照“凡同传而不并选者,论赞则不删”^②的原则,将原列传中的论赞原文抄录。

四、《史记英选》之影响

《史记英选》在朝鲜影响深远。正祖对《史记》评价极高,他指令群臣编选《史记英选》,对该书的编校、刊印,倍加关注。《史记英选》刊行后,正祖经常反复阅读,并敦促群臣阅读。

正祖曾自言他对《史记英选》诸书的阅读进度:“丁巳新印《史记英选》,十月初八日始读,再翼月二十七日完读,凡八十日。”^③即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读完了《史记英选》。他还向诸臣介绍自己阅读《史记英选》等书的方法:“读《史记英选》,间读《八大家》、《陆宣公奏议》,盖《史记》之讲讨者,为是胸次之开豁也……手自抄出,今日一看处,下一批点;明日再看时,更加贯珠;其后又审阅,又其后与诸臣讨论取舍当否;又

① 删去内容自《汉书》卷94《匈奴传上》。《史记英选》删处有小字注曰:“《匈奴传》旧本‘左右皆可用’下,‘冒顿自立’上,有四十三字。‘东胡强盛’下,‘乃使使’上,有七字。御定《英选》本,并删连合句行,以编成之《匈奴传》之入选,盖取其文,而冒顿事之特删,别其恶也。”(《史记英选》卷7,首尔大学奎章阁8卷5册本,第18a页)这体现了重视“春秋笔法”的笔削,也可能与正祖因经历“壬午祸变”(1762年,其父“庄献世子”被祖父英祖所杀)而对父子相残之事颇为敏感有关。

② 《史记英选》卷3,首尔大学奎章阁8卷5册本,第22b页。

③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其后一番细看,又其后作为一部册子。”^①即对《史记英选》等书反复阅读的同时,还对其进行选抄、批注和圈点,非常用心,以至于这些读书笔记都能另行成书。正祖二十二年(1798),他问诸臣道:“予闻近间士大夫,以读书之事,视若弁髦,此亦闷事矣。卿则自来好读书,近读何书乎?”获悉诸臣在读《朱书百选》、《史记英选》,正祖随即传授自己“看不如读”^②、读之出声的阅读心得。^③所以,正祖的躬亲垂范必然对朝鲜诸臣阅读《史记英选》诸书影响极大。

更重要的是,不仅正祖本人喜读《史记英选》,多次刊印,还多次通过赐书的形式,进一步扩大该书在朝鲜士人、儒林中的传播和影响。如该书初刊时(1796),正祖特别将其颁赐给编修该书的总裁大臣、监印阁臣、校准抄启文臣;奎章阁原任提学、直提学、直阁;奎章阁待教、缮写抄启文臣、抄启文臣等共八十余人“各颁一件”。^④次年(1797),他又将《史记英选》与《朱书百选》、《八子百选》等书,一道赐给济州岛考生的前三甲,以示优礼。^⑤后来又屡次把《史记英选》作为奖赏的礼物赐给学业优胜的儒生:如对“御考水原等十邑儒生”之“各体居首者”,赐《御定五伦行实》、《史记英选》、《陆奏约选》、《奎章全韵》等书^⑥;“诗居首二下一生员李英玉,新印《史记英选》一件赐给”^⑦。

正祖是注重文教的国王,特别注意对基层文职官员的培养和考核。《史记英选》也是官员们的重要学习内容:“抄启文臣课讲……正月至七月朔,以今下《诗传讲义》五百六十三条,分排各朔条对,限以来月。而八月、九月,以《朱书百选》应讲。十月以后《左传》。其后,《史记英选》、《陆奏约选》。又其后,以未讲经书应讲事,令内阁知悉。”^⑧正祖每年都要例行进行“亲试”,如正祖二十二年(1798)十二月,即在春塘台“行抄启文臣十二月朔亲试”,题目则是“讲《史记英选》第六编”,应试文吏有8人,逐一应答并给出成绩,其中权知承文院副正字黄基天最为出色,为“纯通居首”。^⑨以《史记英选》阅读作为测试内容的考试,在当年十二月一月之内就举行了三天,^⑩可见,当时此书是儒士与官吏考核的重要材料,他们皆须熟读成诵,牢记在心。

《史记英选》受到历代朝鲜国王的重视。正祖之子纯祖(1800-1834在位)对其父所编之书非常看重,《史记英选》是其经筵日讲的重要内容。他学习其父的做法,经常命群臣朗读,“同副承旨读奏《史记英选》”^⑪,“(朴)永元,读奏《史记英选》一遍”^⑫。赐书的活动也一直持续,纯祖、宪宗(1834-1849在位)、高宗(1864-1907在位)年间,多次给大臣和新中进士颁赐《史记英选》:“之次次上幼学尹献镇等十人,各

①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② 即上文所述之“予则看不如读,读一遍则觉一日需用之效,读二遍则且为十日需用之资,便读百遍,可至于一二年矣,故近则每书皆以读为准矣”一句。

③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④ 《内阁日历》,正祖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⑤ 《朝鲜王朝正祖实录》卷46,正祖二十一年一月丁未,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编刊,1953~1961年,第47册,第2页。

⑥ 《朝鲜王朝正祖实录》卷47,正祖二十一年二月戊寅,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编刊,1953~1961年,第47册,第42页。

⑦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⑧ 《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⑨ 《内阁日历》,正祖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⑩ 其他两日的情况,见《内阁日历》,正祖二十二年十二月八日、九日条。

⑪ 《承政院日记》,纯祖十八年十一月四日。

⑫ 《承政院日记》,纯祖十九年三月七日。

《史记英选》一件赐给”^①、“之次略进士俞致良等七人,各《史记英选》一件赐给”^②、“之次次上进士金圣鎬等四人,各《史记英选》一件赐给”^③。《史记英选》成为他们案头的必备之书。

总之,正祖多次谈论阅读《史记英选》的心得、教授诸臣阅读方法,还屡次颁赐该书给诸臣、儒生,并把此书作为对文臣的考核内容。他的提倡和推动,扩大了该书在朝鲜士人和儒林群体中的影响。一方面提高了《史记》的学术地位,让朝鲜儒林熟知《史记》的文法和史法;另一方面,朝鲜儒士也因重点研习《史记英选》中这些特定篇目,仔细揣摩,深入领会,从而实现朝鲜国王正祖的政治宣教效果。其后的多位国王也将《史记英选》作为奖赏新中进士和诸臣的礼物,充分体现此书的重要性。可见,此书对朝鲜后期儒士观念的影响十分深远。

结语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历史进程中,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汉字、儒教、佛教和以中国刑律为中心的律令制度,成为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④因而中华典籍成为周边各国竞相搜集和学习的对象,进而又推动了中华文化在周边的传播。中国史籍在东亚的流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在朝鲜王朝有着崇高的地位,正祖国王自小酷爱《史记》,对它有极为深刻的认识和颇高评价,再加之《史记英选》的政治宣教用意,故而正祖及群臣在《史记英选》的编印和校注上都极为关切,使之逐渐完善。可见,《史记英选》乃正祖御定,内阁活字印刷,有6卷3册、8卷4册和8卷5册本,在不断改修之中逐渐完善。一方面,《史记英选》出自《史记》和《汉书》,正祖赋予其政治用意,故而在朝鲜备受重视、流传甚广;另一方面,通过朝鲜君臣对《史记英选》的研读和国王的颁赐,也进一步扩大了《史记》在朝鲜的学术影响、政治影响。这既是古代中朝史学交流的生动事例,也体现了史学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

责任编辑:李光伟

① 《承政院日记》,宪宗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② 《承政院日记》,宪宗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③ 《承政院日记》,高宗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④ [日]西嶋定生:《東アヅア世界と日本史——関連諸學からのアプロ》,雄山閣刊《歴史公論》,1975年1月~1976年11月连载。